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猜到尽头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猜到尽头

东 西

DONGXI

■ 东西，男，1966 年出生于广西。中篇小说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曾在小说选刊获奖并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。现在供职于广西艺术创作中心。

猜到尽头

东 西

1

铁流是突然被叫走的。当时他坐在沙发上频繁地打着哈欠，我和儿子铁泉抱着他的脑袋拔白头发。他才三十五岁就长了那么多白头发，看得我心里直着急。我说我们写了十多年，两人的稿费加起来没有你的白头发多。他咧开大嘴，说为什么不反过来？如果把我的每一根头发当一万，那我们该有多少稿费？铁泉听他这么一说，就像拔草那样使劲。他每拔到一根白的，就兴奋地叫道：我又拔到了一万。

正当我们一家子正忙着铁流头上的钞票时，门铃忽然响了，铁流的舅舅腆着一个大肚子，夹着一个小包，屁股后面带着一个漂亮的姑娘，风尘仆仆地走进来。铁泉举起手里的白头发，对着舅舅喊：舅公，我从爸爸的头上拔到了十万。舅舅弯下腰，在铁泉红扑扑的小脸上掐了一把，说十万就十万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

舅舅和那个姑娘坐到我们家的木沙发上，他从包里掏出一份合同递给铁流，说如果同意的话，今晚就得过去。铁流看着那份合同，眼球如同遭受重物袭击，一下就变了形，手也微微有些颤抖。看完，他把合同递给我。我没想到舅舅会给铁流开这么高的年薪，更没想到那个姑娘竟然乘我看合同之机，不停地给舅舅抛媚眼。舅舅悄悄地把手绕到她的身后，她噗哧地喷出一串笑，扭动着腰杆子倒向沙发扶手，像是有人正在为她抓痒。

铁流找一个泡茶的理由离开了，铁泉在沙发前串来串去。如果不看合同的面子，我真想给舅娘打一个电话，但是合同上的数字太高了，高到超过了我们的所有存款。我把铁流从厨房里叫出来，让他自己拿主意。他的目光在我和舅舅的脸上穿梭，仿佛在寻找暗示。舅舅说是不是嫌少了？铁流摇摇头，张着嘴巴望我。我说答案又不在我脸上。铁流一咬牙，说就当是去体验生活，而且我妈也不是为了写小说才把我生下来的。舅舅轻轻一笑。铁流伏下身，在合同上签了字。舅舅收下合同，屁股像着了火一般飞速地离开沙发，说我们走吧。我说铁流的行李还没收拾呢。舅舅说要不是那边急，我也不会上门来跟他签合同。话还没说完，舅舅已经到了门外。那个小妖精也走了出去。铁流跟在小妖精的后面，临出门时回头给我和儿子做了一个飞吻，脸上已经有了迫不及待的表情。

轿车的声音从楼下离去，我忽然感到家里空了许多，耳边重又响起和铁流讨论过的话题：如果突然有了一大笔钱，我们将用来干什么？铁流脱口而出：那就把你给换了。当时我们都整齐地叹一口气，为这种穷开心而发笑，觉得天底下哪

会有那么好的事情。但是想不到那笔钱一下就让我们看到了，仿佛现在正叮叮当当地从天花板上往下掉。好事情说来就来，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。

夜深了才把铁泉骗上床，我却兴奋得没有一丝睡意，想想铁流空着双手出门，就打开脱漆的硬壳皮箱，往里面装他用得着的物品。装满了，我看一眼熟睡中的铁泉，就提起皮箱悄悄地出门，在院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直奔路塘温泉度假村。仅仅是半个小时，我便站在度假村的总台前，向里面昏昏欲睡的两个女服务员打听铁流的住处。他们摇着头说，什么铁流铁牛？没听说过。我说就是你们的铁经理，今晚刚来的。她们摇着的头忽然停住，都扭头看着里间。里间走出一位睡眼惺忪的领班，她不耐烦地嚷道谁呀？这么晚了……嚷嚷声在她的目光落到我的脸上时戛然而止，她的眼皮猛地往上一跳，眼珠子刹那间明亮，瞌睡不见了，温和的声音从她的嘴里飘出：原来是嫂子。我这才看清楚，她就是舅舅带到我们家里去的那个小妖精。

她走出来接过我手里的皮箱，带着我穿过温泉旁弯弯曲曲的小径，朝一幢黑暗的楼房走去。在还没进入楼房之前，温泉的流淌声哗啦哗啦地响着，一股特别的香水味，像温泉那样咕咚咕咚地从她脖子上冒出来，呛得我不得不放慢脚步。终于进入了楼房，我们来到 305 号门前。她放下皮箱，说铁经理就住在这里。我按响门铃，里面没什么反应。我再拍几下门板，里面还是没动静。她从裤兜里掏出一大串钥匙，说每个房间的钥匙，服务员都有。她的钥匙在门锁里轻轻一转，门裂开一道缝，里面黑咕隆咚的。她抽出钥匙扭身离去。我提

着皮箱走进房间，打开灯，里面连一个人影子都没有。

但是我看见衣架上挂着铁流的外套，真皮沙发的角落堆放着铁流身上的其他东西，什么衫衣、内裤和袜子呀乱糟糟的，像铁流蜕出来的一层层皮，冒着酸菜的味道。那么一丝不挂的铁流到哪里去了呢？他是不是泡温泉去了？我来到走廊上，俯视大院，除了水声就是从池子里腾空的蒸汽。蒸汽把那些路灯扩大了，使整个院子显得迷蒙潮湿。我站了一会儿，眼睛慢慢地适应这里，远处那排石头镶嵌的木门穿过水雾越来越明显。我跑过去，发现这是用鹅卵石砌成的独门独户的小间，每一间里都传出隐约的流水声。我侧耳听木门里的动静，听到第五间的时候，终于听到了铁流的声音。

我犹豫了一会儿，敲敲木门，木门一动不动，里面传来嬉闹声。我把木门推开，一团更为密集的蒸汽冲出来，热乎乎的水池里泡着两个光溜溜的男女。他们惊恐地扭过头，鼓着眼睛看我。男的说我们可是货真价实的夫妻。女的骂道哪里来的神经病。那个男的不是铁流，我带着歉意退出来，为他们关上门，想这个刚上任的铁经理到底去了什么地方？

2

是铁流的声音把我吵醒的。睁开眼，我发现自己竟然和衣躺在铁流的床上。昨夜，我曾经反复告诫自己不要入睡，想不到竟然稀里糊涂地睡着了。窗外的曙光落到铁流锃亮的皮鞋上，和皮鞋一样锃亮的是他的头发，上面几乎可以倒映出天花板上的吊灯。一条乳白色的领带像上早班的人，一大早

就来到了他的脖子处。电视机里天天做广告的那套深黑色西服，现在也跑到了他的身上，小眼睛在这些身外之物的衬托下，比过去明亮了好几倍。从整体上看，他已经鸟枪换炮了。

我从床上坐起来，用手摸了摸额头，说你现在才回呀。他的脸憋得通红通红，就连脖子上的领带都憋开了。我以为他要说出什么重大的事情，没想到竟然憋出一句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还以为你失踪了。我说那你呢，这么好的床干吗空着？他说换了公司发给的衣服我就回家了，想让你看看身上的牌子，没想到白白等了一晚。我说从家出来的时候，我特意看了一下时间。他说我是十二点二十七分回到家里的。我说我没走的时候你不回，我前脚刚走你后脚就回了，也不打个电话过来。他说我连这个房间的号码都还没记住，而且谁会想到你的动作那么快。我打开皮箱，说我可是来给你送东西的，不知道这些旧的你还需不需要？他瞥了一眼皮箱，说那铁泉不是一个人在家呀，你得赶快回去叫他上学。我想都还没好好说上几句话，他怎么就下了逐客令？我把皮箱重重地关上。

回到家，我感到头有些晕，想再躺一会儿，发现被窝整整齐齐地搁在床上，它还是我昨晚出去时的模样，床单上也没留下任何被压迫的痕迹。凡是睡过觉的人一看就知道，这张床在两个小时之前，不可能有人睡在上面。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怎么也睡不着，就爬起来到卫生间想洗把脸。毛巾经过一夜的冷风，干得有些刺手，我转过身，把卫生间里挂着的毛巾全都捏了一遍，没有一张是湿的。难道铁流已经养成了早上不洗脸的习惯？或者晚夜他根本就没回来？

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，我抹着脸跑过去抓起话筒，才发

现铃声是铁泉床头的闹钟发出来的。我放下话筒，走进房间，把正在熟睡的铁泉摇醒，说泉儿，快起来，你得上学了。他飞快地弹起来，打了一声哈欠又倒下去。我用手里的毛巾擦擦他的脸。他睁开眼睛，欠起身子，把毛衣套到头上。我为他穿好衣服，说从今天开始，得由妈妈送你上学了。他揉揉眼睛，说爸爸呢？我说爸爸不是当经理去了吗？他说当经理就不回家了。我忽然意识到他的话里有问题，就让铁泉重新坐到床上，问他昨夜看见爸爸没有？他摇摇头，说你不是说爸爸当经理去了吗？我说半夜里他回来过，你听没听到开门声？他摇摇头。我怕铁泉还没完全清醒，又用毛巾为他擦了一把脸，说儿子，你好好地想一想，到底见没见你爸爸？铁泉说没有。我说你不要急着回答，再想想。铁泉娇嫩的眉头渐渐拧紧，脸上出现了大人的表情。这种表情持续了一会儿，他吐出一串声音：我还是没看见爸爸。我想铁流干吗要骗我呢？

傍晚，铁流提着一个塑料袋出现在楼下。我看见他关了车门，梗着脖子走进楼道，然后就听到他的脚步声急迫地上来。我把铁泉推进房间，铁泉用手撑住门板，不让我关门。我说妈妈要跟爸爸谈谈。他勉强地松开手，让我把门拉上。

门铃响了，我坐在沙发上没动。铁流见没人响应就掏钥匙把门扭开，走到我面前想把手里提着的烤鸭放到茶几上。我说这是从温泉带过来的吗？他用轻快的语调说在食堂拿的，不花一分钱。我说快把它拿开。他转过身，想把塑料袋往餐桌上放下去。我说别把桌子弄脏了。他放下去的手快速地扬起来，回过头皱着眉头看我。我的脸如同摔了水泥一般硬邦邦

的。他晃动着手里的袋子，说那你说我应该把它放在哪里？我说除了家里，随便你放。他把袋子重重地摔到桌上，说不知道又碰到你的哪根筋了？我说床没有动过，毛巾也是干的，昨天晚上你回的是哪个家？他的眼珠子像车轮那样转了几圈，说为了你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崭新的丈夫，我一直坐在沙发上等你，几乎一夜没合眼。我说但是今天早上，你的眼圈没红，我记得只要你熬上两个小时的夜，眼圈就会红得像出血。

铁流把上衣脱下来丢到沙发上，伸手松松领带，抬头望着铁泉的房间，说我只有熬夜写作眼圈才红，昨晚我只是看电视。我说那音量一定调得很小吧，要不铁泉怎么会什么声音也没听到。他说是吗？那我们问铁泉试试。他拍开房门，把铁泉拉出来，蹲下身子，用讨好的口吻说，儿子，别害怕，爸爸只想问你一件事。铁泉似乎从空气里嗅出了紧张的味道，惊慌地看着我。我对他点点头，说你是诚实的。铁流抓起铁泉的小手，说你还记不记得昨天晚上的事？铁泉结巴巴地说记得。铁流说那你记得半夜里爸爸叫你起来拉尿吗？铁泉看着天花板，像是在回忆。铁流拉拉他的手，提醒道你记不记得？铁泉小心地摇了摇头。铁流的脸突然变了，撒开铁泉的手，呼地站起来，说你怎么就不记得了？当时我还问你爸爸的衣服漂不漂亮？你说帅呆了。我又问你妈妈到哪去了？你说不知道。你回答了我的两个问题之后，才重新回到被窝里的，怎么就不记得了？

铁泉被铁流越来越大的嗓门吓得全身颤抖。我对铁流说，你不要强迫他，更不能搞逼供。铁流绷紧的脸慢慢地松弛，他又蹲了下去，用手扶住铁泉的双肩，口气缓和了许多：儿子，

你再想一想，因为你的回答太重要了，它关系到爸爸和妈妈吵不吵架。铁泉低下头。我说再坚持一会儿，泉儿，你得把我和爸爸的这个疙瘩解开，要不我们会不定期地争吵。铁泉抽了一下鼻子，带着哭腔说我不知道你们的事情。泪水漫过他的眼角，铁流在他流泪的地方抹了一下，说你再好好想想，即使是刚才说错了，爸爸也不会怪你，也许一时记不得了，但是你想一想可能会记起来，你再想想……铁泉像是不堪重负似的打着哆嗦，眼睛惊恐地张望我。

我说够了，你这是在逼他。没想到我脱口而出的声音把铁泉吓了一跳，他的脖子根突然缩进肩膀，双腿像站在钢丝绳上那样晃动，仿佛再晃下去他的身子就得散架。铁流假惺惺地搂住他，用手轻轻地拍打他的后背，鼓着乒乓球那么大的眼珠看着我吼道，你的嗓门比高音喇叭还大，即使他记起什么也被你吓跑了。铁流的这一吼，音量不在我之下，把铁泉的尿都吼了出来。我看见在铁泉淅淅沥沥的裤管之下，已经积了一摊水，它正小心翼翼地向外扩散。我把铁泉拉到怀里，说你就放过他吧。铁泉哇地哭起来。我说这下你该满意了。铁流狠狠地扫了我一眼，从鼻孔里哼出一句脏话，转身走出去，防盗门撞回来的巨响又吓得铁泉的身子一颤。

3

铁流在那边过着经理的生活，却没给我任何一点消息。我以为几天之后他会回家，没想到他连电话都没打一个。坚持了好些日子，我主动给他挂了几次电话，但房间里一直没人

接听，甚至半夜里也没人接。我想也许是他的电话坏了。一个周末的晚上，终于有人在铃声响过五声之后，拿起了话筒。我说撒了谎就不敢回家是不是？他说工作刚开始，好多东西都得重新学，忙得头都晕了。我说再忙也得睡觉吧。他迟疑一会儿，说他怕电话骚扰，睡觉前拔了线。我说还有谁敢在半夜里骚扰你？他说这是度假村，什么电话都有。我们正说着，话筒里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。我猛地警觉起来，问谁在你的房间？他说没有呀。我说明明听到一个嘤声嘤气的声音。他说可能是跳线了。我说不可能吧，我听到她说走了，拜拜。他发出冷笑，说你又疑神疑鬼了，不信你就过来看看。

我们放下话筒，刚才跳到耳朵里的女声一直在耳畔缠绕。我掐掐耳朵，疼痛是真实的。我回忆了一下，那不像是跳线的声音。难道铁流又在骗我？我来到镜子前，看着里面那个因睡眠不足，脸庞稍稍显得浮肿的自己，用手指轻轻地按摩眼角，想把那些企图成为皱纹的小褶子按下去。在我没按它们之前，它们还老实地躲在光滑的皮肤下面，但是我一按它们，它们就像暴涨的河水顿时流淌起来，类似水波状的线条堆上眼角，让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魅力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。我想我得找个人聊聊。

中午时分，我尽力挺直身板拉着铁泉站在海霸王大酒店门前。门童早早地把那两扇巨大的玻璃门拉开。我在准备进去之前左顾右盼，孔燕还没到来。那些车辆在冷空气中嗖嗖地奔跑，和我没有一点关系，行人们都缩着脖子，干爽的马路被突然砸下的雨点淋湿，原本寒冷的天气变得加倍寒冷。冷空气和雨点使我感到自己很可怜。我喷着热气，领着铁泉大

步地走进来，来到一个事先定好的包厢，面对面地坐在一张宽大的餐桌旁。不知道这张餐桌的直径具体是多少，但是我感到它特别大，大到看上去坐在那边的铁泉比平时要小许多倍。

等了一会儿，我的好朋友孔燕来了。我把在跟铁流通话时听到的跟她说了一遍。她说这没什么奇怪，男人都这样，在条件没成熟的时候，他们总是装得很老实，一旦条件成熟……她摇摇头，撇着嘴巴，好像已经看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结局。她的表情激起了我对铁流的进一步猜疑，我又狠狠地点了几个菜。什么螃蟹呀海虾呀红友鱼呀沙虫呀都快把我们给淹没了。我们在盘子的腾腾热气中埋头吃着。我说泉儿，你爸爸就要有钱了，不吃白不吃。铁泉吃得肩膀一耸一耸的，整张脸几乎装进了盘子。我又说如果今天我们不吃，没准明天他有了新欢，那我们可就没得吃了。铁泉从盘子里抬起沾满虾壳的脸，疑惑地望着我说，妈妈，新欢是什么？孔燕说是一个女人。铁泉说那我们能不能不让爸爸有新欢？我说吃就是一个办法，从今天起我们每天来吃一次海鲜，把他吃穷，只要他口袋里没有多余的钱，看他还拿什么去找新欢。铁泉点点头，像是忽然明白了，把脸重新埋进盘子叼起一只螃蟹，说这就是爸爸的新欢。说完，他发狠地嚼起来，嘴里发出咔啦咔啦声。孔燕和我都被他的吃相逗笑了。

菜还在源源不断地上来，餐桌上已经盘子叠着盘子。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这些菜是我点的，有的我从来没吃过，有的连名字也叫不上来。看着越来越多的盘子，我的胃口渐渐没了。我说小姐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，我怎么会点这么多菜？

小姐走过来，低下头，说我去帮你问问。小姐出去一会儿返回来，说这些菜都是你点的。我拍拍发热的脑门，想这重重叠叠的明明是钱，哪里是盘子。我说还有没上的菜吗？小姐说好像还有三盅鲍鱼汤。孔燕说能不能退了？小姐摇摇头，说我们这里点了就不能退。孔燕和小姐正交涉着，包厢的门被人推开，三盅木瓜盛着的鲍鱼汤分别到达我们的面前。我问孔燕，刚才我点鲍鱼汤了吗？孔燕点点头说点了。我说我怎么不记得了，这汤一盅就要一百五十元，我怎么会舍得点它？铁泉说你不是要把爸爸吃穷吗。我对着孔燕笑笑，说是呀，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。

我赌气地吃起来，不知不觉中感到肚子撑得难受，一看眼前，已经吃掉了三大盘。再看铁泉，他吃得眼睛都翻白了，还双手捂着肚子。孔燕打了一个饱隔，用纸巾抹一下嘴，说为了对得起你的这餐海鲜，我得跟你说点实话。我侧侧身，倾听着。她说铁流干坏事的条件已经成熟，你得小心看着，现在危机离你就一毫米了。

到了下午四点多钟，我的胃才出现了缓和迹象。我提上从海霸王打包的海鲜，来到路塘温泉铁流的房门前，按了门铃，里面传来懒散的脚步声，猫眼黑了一下，门轻轻地打开。铁流穿着一套崭新的睡衣站在里面，说你怎么来了？我扬了扬手里的袋子，说给你送点吃的。铁流把我让进去，锁上房门，接过袋子放到茶几上，说你打断了我的一个好梦。我看见他的脸有些发红，眼圈也微微红了。我问他做了什么好梦？他一脸坏笑，一头扑过来把我按到床上，粗鲁地捏着，强行解我的纽扣。我在床上滚了好几圈才把他推开，说你是不是

正在做一个下流的梦？他滚到一边嘿嘿地咧开嘴巴，说要不是工作忙，我早顶不住了。我说肯定是和做梦有关，否则怎么连一点过渡都没有。他伸手搂住我，把他的嘴巴凑到我耳朵根，说看你说的，我只不过梦见中了大奖，你想到哪去了？

我的耳朵麻酥酥，整个身体软了下来。我躲开他的嘴巴，说白天里睡大觉的人，怎么还整天喊忙？他轻轻地解我的衣扣，说特殊情况，中午喝多了。我伸手抚摸他的睡衣，问这也是单位发的？他说这是我在班木商场买的。我打开他的睡衣，看了看里面，说挺合身的。他笑了笑，扒光我的衣裳，猛地扑到我身上。我闪避着没让他得逞。他变得急躁不安，在我的肩膀狠狠地咬了一口，就像馋了的小孩。我问他想要吗？他说想死了。我说那你得跟我说实话。他说我什么时候说假话了？我说告诉我，那天晚上你到底去了哪里？他说我哪里也没去，回家了。我说但是铁泉说没看见你。他说孩子睡着以后往往会犯迷糊，就像我小时候半夜起来拉尿，一边拉还一边睡。

他的解释再加上游动的手指，使我的身体慢慢地放松。我说你真的没骗我？他举起双手，说谁骗你谁就被车撞死。我怕他再诅咒下去，赶快伸手捂住他的嘴巴。他躲开我的手，透了一口气，在我的身上用力地扑着。扑着扑着，被窝里扑起一阵凉风，一缕似曾相识的气味窜进我的鼻孔。我狠狠推开他，把被子捂到他的鼻子上，说这是什么味道？他扭过头，说他只不过洒了一点香水。我说怎么和那个领班的香水味一模一样？他的嘴唇抖了几下，说是服务员洒的，每天我这里都是服务员打扫。

我看着他撇撇嘴，外加几声冷笑。他说我们都生活了十年，你不是不了解我。我说人是可以变的，只要找到合适的土壤，坏念头就会像草一样生长。他摊开双手耸耸肩，说我们刚刚看到好生活的影子，你就来给我找麻烦，真是的。我说可是，只短短半个月，我已经摸不透你了。他跳下床，赤身裸体在地毯上走着，说你尽管大胆地猜疑吧，反正我可以发誓，我不会不爱你。

4

你听到过铁流发誓吗？他好像动不动就喜欢发誓，比如喝多了，他会发誓再也不喝，可是没过几天他又烂醉如泥。他跟我发誓不再跟你们赌钱，但是后来他还是跟你们赌个不停。现在我一听到他发誓，双腿就软得像没有骨头，身上就起一层疙瘩，生怕他一不小心发誓不近女色。你听到过他发誓不近女色吗？

坐在书桌前的李年，把头埋在铁流的小说集上，像没长耳朵似的对我的话毫无反应。我盯着他那张诚实的脸期待着。他肥厚的嘴唇微微张开，似乎就要说话了，但是他只翻了一页书，就把张开的嘴巴关闭。后来我发现他每翻一页书，就张一次嘴巴，这只是他的一种不良习惯，而不是要说话的标志。我没有心思这么干坐下去，于是进一步启发他：你跟铁流好了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外遇？他欠了欠身体，藤椅发出一声怪响，都到了这个份儿上，怎么样他也应该说话了。但是他只摇了摇椅子，又把头埋到小说集里。我

想他假模假样地看书，肯定是在故意回避问题。

我的猜测变得越来越像那么回事，书页被他翻得哗啦啦地响，而且越翻越快，已经不像是阅读了，我说其实你不用为难，如果你怕背上出卖朋友的名声，那你能不能点点头？你只要点点头，我就全明白了。他咳了两下，像是要做点什么，但是咳完了什么也没做。我恳求道你总得表个态吧，这是我第一次求你，难道你就忍心让我白来一趟？他伏在桌上匆忙地写着，额头差不多碰到了面前那本《英语大辞典》。我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说如果你连头也不想点，那能不能默认？在我离开之前，只要你不说话，就算是默认了。他把写满数字的稿纸举起来，终于打破沉默，说刚才我算了一下，还需要四十五天，我就能把铁流的小说翻译完毕，你能不能在这四十五天里，不让我卷入你们的纠纷？我说谁叫你是他的朋友？除非你给我一个答复，要不我天天都来烦你。

他慌忙地晃动脑袋，说铁流有没有外遇我不敢百分之百地保证，但据我观察他不太像是有外遇的人，上个月二十三号，我们十几个朋友喝酒，他当着大家面说，你为了给他生一个孩子，经历过五次习惯性流产，是个好母亲；还有在肾结石折磨他的那两年，你每天都陪他在楼道上跳几千次，直到把他所有的结石都跳出来，要不是你陪着他跳，他早就没信心了，所以你也算得上是好妻子……

李年的嘴巴迅速地翻动，一副滔滔不绝之势。我沉浸在他首先提到的两个事件中，岂止是流产，那简直是非人的生活，为了保胎，我整天躺在床上，连电视都不敢看，生怕肚子里的孩子，被好笑的节目弄掉；更别说跳楼梯，好几次我

都崴了脚，有一次还差点骨折……我在回忆中感到鼻子酸酸的，眼前的李年渐渐地模糊成一个轮廓，丝丝冰凉从两个眼角缓慢地往下滚。李年惊讶地把手伸过来，抹了抹我的眼角，说好好的你怎么哭了？

我忽然觉得李年的声音是那么好听，他的手比棉花还柔软。我的身子摇晃着，嘴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：就是这个，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的人，在半个月前变了心。我还想说点什么，但是哭声把我想说的压下去。李年的手从我的眼角移开，绕到身后搂住我，说别哭了，你这一哭，邻居们都听见了，弄不好他们会认为我欺负你。

我越哭越伤心，他的双手随着哭声增高搂得越来越紧，让我感到即使是这幢楼倒塌了，他的手也不会松开。我除了感到后背有一点紧之外，身体的其他地方全都变成了木头，突然嘴里有了一点感觉，发现进来了一根舌头，胸部也隐隐作痛，那是因为他紧紧地贴着我，还有下面被硬邦邦地顶着，裤子滑落下去。因为痛，我木然的身体活了过来。我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，用力推开他，说连你都这样，更别说铁流了。

他跌坐在藤椅里，捂着刚被扇过的左脸，吞吞吐吐地说既然你怀疑铁流，为什么不报复？我这样做是为了帮你报复。我对着他呸了一声，骂道还以为你老实，没想到你是狗屎。他双手捧着脸说，如今谁不在外面开点小差，想不到你还这么在乎。我说你们男人都是这样吗？今天我总算明白了。他发出一串怪笑，说明白就好，省得到处去问。我气得又想扇他一巴掌，但是却不想让他弄脏了我的手。现在才明白，原来我来到了一个最不该来的地方。我快速地摔开门，从他肮脏

的屋子里逃走。

外面的空气格外新鲜，马路上的行人全都像我的救命恩人，那些往来的车辆似乎也是亲戚们的。我在温馨的道路上一路小跑，不时地抹一把泪水。被我不小心撞了肩膀的恩人们，纷纷侧过头奇怪地看着我，有那么几个毫不客气地骂我神经病。

5

我提着两盒快餐摇摇晃晃地回到家，看见铁流正蹲在客厅里给铁泉扣上衣。一套鲜艳的唐式童装套在铁泉的身上，把铁泉的小脸映衬得红扑扑的，使整个屋子都有了温暖的色调。沙发上坐着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，他身穿一套摆在路边店里的那种西服，双手拘谨地放在膝盖上，嘴里不停地表扬铁泉身上的衣裳。当我的目光跟他的对接时，他略微欠了欠身子。铁流扣完最后一颗纽扣，摸摸铁泉的小脑袋说，爸爸一领到工资，首先想到的就是你们。铁流所说的你们，不外乎是铁泉和我。我的目光落到茶几上，发现上面有一个精致的纸盒。

铁泉笑着扑过来，接住我手里的纸饭盒，把它们放到餐桌上。铁流直起身拍拍蹲皱了的西裤，说这位是我的好兄长王义。王义向我点头，客气得有些过分。铁流脱掉上衣，挂在椅子上，伸手打一下偷吃的铁泉，说你不能等一等吗，我就去做好吃的。铁流走进厨房，把隔门关上，里面依次传来流水声、切肉声、炒菜声……

我递了一杯茶给王义。王义接过去喝了一口，说招科长，我读过你的散文，比铁流的小说写得有意思。我还没来得及判断，他便迫不及待地 from 衣兜里掏出一本书，让我签名。那是一本若干年前出版的书，里面收入我的五篇散文，在打目录的页面上，我的名字被几十个名字紧紧地夹着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我说这本书不仅仅是我的，要在上面签我的名字，就好像偷了别人的东西，不太合适吧？他把书强行塞到我手里，说这本书我找了好几年，直到上个月才在书城的角落里找到，买它还不是为了看你写的。我看他不像是撒谎，就在扉页上签了名，但是一签完我立即就后悔了。我说你拿这个给我签，不是批评我还没出单行本吧？其实写作只是我晚上的事，白天八个小时我都要工作，我只是一个上班的，你可千万别把我当成铁流那样的大作家。他满脸不可思议，说人事科的事还要你操心？我说不上班谁给我发工资？顺便纠正一下，我不是什么科长，只是一般的职员。他说拿你这样的才华，去做那些无聊的事，真是太可惜了！

突然碰上一个不珍惜好话随便拿它们送礼的人，我感到头微微有些发晕，只见他的嘴巴像嚼瓜子那样不停地嚼着，却没听清楚他还说了些什么。在他含糊的声音中，铁流拉开隔门，端出一碗香喷喷的放到桌上，又把头缩回去，隔门再次关上。王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，摆到我面前。我的注意力移到纸片上。他说这上面有十二道问题，如果你的回答完全符合标准答案，就能加入我们的俱乐部。我勾下头，尽量把脖子往茶几上延伸，我看见：

第一道问题：在跟朋友或者同事下棋、打牌和打球的时候

候，你是不是很在乎输赢？

第二道问题：如果你怀疑 A 偷了你的奶酪，那是不是在找到了真正的小偷 B 之后，你还不肯相信偷你奶酪的人就是 B？

够了，再往下看就是傻×了。我压住胸膛里正在往外熊熊蔓延的大火，对着厨房叫道：你给我出来。隔门紧闭，铁流跑过去拉开它，对着里面叫爸爸，妈妈叫你。铁流关了煤气，拧着一张擦手的毛巾走出来。我说铁流，不就是怀疑你在外面有个把女人吗，犯不着把康复医院的，叫到家里测试我的精神呀，如果你认为我的怀疑是神经质的，那我们就用事实说话。

铁流试图解释，但一时找不到语言，支支吾吾地愣在那里。王义抓起茶几上的那张纸片，说误会了误会了，便紧张地跑出去。铁流对着王义的背影喊：哎，你怎么走了？还没吃呢。王义说我有事，先走一步。铁流追出去，两串慌张的脚步声先后直扑楼底。我走到窗前往下看，那个叫王义的（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叫王义）对铁流比画着，他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上来：绝对有问题，这是那种病的典型前兆，不能再往下发展啦……

竟然认为我有病，真不负责任。我抓起铁流挂在椅子上的衣服，从窗口扔下去。衣服展开像一只翅膀，落到他们的身旁。他们同时抬起头，可能正在把我的这个行动当成有病的新证据。干脆、索性，我走到茶几边，拿起那个精致的纸盒，看都不看扬手甩出窗外。纸盒分成两瓣，里面的东西赶不上盒子的速度，在空中徐徐铺开，像一团火缓缓坠落。那

是一块红色的丝巾，由于它价格昂贵，我曾经无数次和铁流一道在班木商场抚摸过它，没想到铁流还一直记着。我的心里一动，打开门，准备下楼去把他们叫回来，让他们好好地吃一顿饭。但是我的脚刚迈出一歩就缩了回来，想这会不会是他的一种策略？也许做贼心虚了，才企图用丝巾来弥补，如果不是我怀疑他，这条丝巾肯定还挂在班木商场里。

这么一想，心里的感激顿时烟消云散。我回过头，看见沙发上多了一床棉被，它像是害怕了不停地颤抖。我走过去掀开它，铁泉双手捂着耳朵蜷缩在里面。我把他抱起来，让他哆嗦的身体渐渐地平静。

6

铁泉和我乘坐的出租车停在饮料厂门口，远远地就听到了从厂房那边传来的哐啷哐啷声，跟着声音到达的还有果子的香气。我打开车门叫铁泉下去。他扭了扭身子，把屁股牢牢地粘在座椅上。我说事情一办完我就回来，要不了几天，你不是跟我拉过钩吗。他说我不想跟小姨。我说小姨这里有饮料，随便你喝。他咂了一下嘴巴，舔了舔舌头，好像那些饮料的残汁就沾在他的嘴唇上。趁他还在回忆那些味道，我把他从车上抱下来。他挣脱我的手臂，双脚落在地上，看了我一眼，转身朝厂房走去。开始他还控制着前进的速度，一边走一边回头，但是这种习惯的速度只坚持了十几米，他便不再坚持，而是撒腿跑了起来。我看着他跑过操场，进入厂房，仿佛还看见他穿过厂里排列整齐的饮料罐，扑入正在打包的

小姨的怀里。

铁泉的姨姓招，名玉立，现年二十一岁，中专文化，未婚，爹妈和铁流都说她长得比我漂亮，尽管我心里还有点不服气，但是他们毕竟是多数，而且在没有奖金的情况下，他们没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不负责任。

我像个傻瓜呆站在饮料厂门口，朝厂房那边张望，出租车的喇叭响了一下。我钻进车里，心里老不踏实，总觉得不应该跟铁泉撒谎。我伸手捏住车门把想打开，但是车子已经启动。我摇下车窗盯住厂房的门口，希望能看见点什么动静，果然，从门口冲出一个人来。那是铁泉，他手里拿着两听易拉罐朝我这边奔跑，塞在衣兜里的罐子不时地从他奔跑的身上飞落，在地上滚动。我知道他是想送几听饮料给我，但是我怕他拿到饮料后不愿回去，所以没让车子停下。他跑到厂房门口，焦急地四下张望，胸口一起一伏的，嘴里喷出大量的热气。一辆又一辆的出租车从他的面前晃过，他打开一听饮料喝了一口，很失望地走回去。

到了夜晚，我穿上一件厚衣服，挎了一个包悄悄来到路塘温泉，坐在院子里的一张石凳上，盯住铁流的那个房间。那个房间黑沉沉的，院子里和走廊上的路灯因为雾气的弥漫，光线不是很明朗。周围的暗影里晃动着成双成对的人，轻微的咂嘴声有时比流水还响，偶尔还听得到男人的哀求。谁都不会相信，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做总经理的人，不是低级趣味的人。我感到越来越有把握，甚至开始设想抓到现场时铁流的表现——脸色惨白是肯定的，而且极有可能跪下来求饶。我当然是愤怒到了极点，对着他呸了一声，说都这样了谁还会

原谅你。由于完全沉醉在想象中，我真的呸了一声，周围的人都扭过头看我，有的甚至跑开了。我笑了笑，想这仅仅是排练，好看的还在后头。

周围的人渐渐地散去。懒散的流水声和昏昏欲睡的灯光使等待经受考验，我的眼皮慢慢地沉重，不得不靠挎包里的风油精来撑开它。但是在擦了十几次的风油精之后，眼皮具备了抗药性，它越来越重越来越重，几乎就要睡去了，不过在每次即将睡去的一刹那，身体总会一激灵，被一种兴奋的东西惊醒，那种兴奋的东西不是别的，就是马上要抓到的现场。我靠这种兴奋维持了一段平庸的时间，忽然本能地警觉起来。

远处出现了动静，杂乱的脚步声中夹杂着熟悉的脚步，至少有三个以上的人，正朝着这边走来。我伸长脖子往那边张望，先是看见一盏汽灯在鹅卵石铺成的小径上晃动，接着就看见那个提汽灯的人弯着腰，把手里的灯差不多落到了路面。汽灯照着一双锃亮的皮鞋，那是铁流的，他挺着身板迈着方步，一副吃饱喝足的模样，身后还有一个人给他打伞。我举头看了看，路灯们还在原来的地方闪亮，那盏汽灯完全没有必要。我再摸摸脸蛋，上面的确沾上了一层从溅起的雨雾中跌落的小水珠，但那也是因为我把一张冰冷的石凳都坐热了的缘故，对于铁流这样只是从温泉边路过的人，撑一把伞简直就是铺张浪费。

他们走完院子里的小径，登上那幢楼房。我把望远镜从包里掏出来，放到眼睛上，对着三楼的走廊观望。廊灯把他们照得更加清楚，甚至是雪白。快走到 305 号房时，那个撑

伞的抢先一步，从铁流的手里接过钥匙打开房门。铁流走进去，屋子里的灯光亮起来，陪伴他的人站在门口跟他说了几句，便熄了汽灯往回走。他们一边走一边交头接耳，在穿过院子时，我听到他们说都这么晚了，去哪里帮他找。我想他们去帮铁流找什么呢？

迷糊中有一点重量落在肩头，我揉揉眼睛，看见面前站着一位穿制服的姑娘。她在我身上披了一件刚织好的毛衣，上面还散发着崭新的气味。我说你是这里的服务员吧？她点点头，坐下来，指着那边的一株大树说，我一直躲在那边织毛衣，怕你感冒就给你披上了。我问她刚才我睡着了吗？她说你睡了大约一个钟头。我朝铁流的那个房间望去，屋子里的灯光已经熄灭。我又问刚才有人上楼吗？她摇摇头，说没有，自从那两个提灯和撑伞的回去以后，院子里就再也没有人来过。我说真的没人来过？她摇摇头，拿起石桌上的望远镜摆弄着，说你好像是在看对面的房间。我说我在证明一些事情，我不相信抓不到他。她用手掌捂住突然张开的嘴巴，说你是在这里抓犯人吧。我怕吓着她，就说只是开个玩笑，晚上睡不着，出来坐坐。她说吃安眠药能帮你睡觉，不过不能吃多了，我吃过一瓶，后来被他们送进医院，现在就是通宵合不上眼睛，也不敢吃了。我说肯定是跟男朋友翻脸了。她低下头，沉默一会儿，忽然抽泣起来。

她的抽泣让我不好意思，好像是我把她弄哭似的。我四下望望，生怕她惊动了别人。我说如果哭能解决问题，我早就哭了。她可能觉得我说的有一定道理，把抽泣停下，吞吞吐吐地说，他跟别的姑娘跑了。我发出一声苦笑，顿时觉得

她比我的亲人还亲。我跟她慢慢地聊，逐步知道她名叫毛金花，来自农村，现在的工作是为温泉宾馆洗床单。她患有严重的失眠症，为了不打扰同宿舍的工人，每天晚上都躲到路灯底下织毛衣，然后再通过她开服装店的远房亲戚把毛衣卖出去，每一件可以挣五十元人民币。

我们展开来聊，不在乎时间，聊得快要成为好朋友了，才发现天已经麻麻亮。但是铁流的那个房间还紧紧地关着，没有一点动静。守了整夜，竟然没抓到铁流的半点把柄，我失望地站起来，把望远镜砸进包里，说怎么会没动静，是不是已经知道我在这里了？毛金花安慰我说，没关系，说不定明天就有动静了。我挎上包，说哪会那么简单。她举起手里的毛衣说，如果你认为还需要好几个晚上的话，那最好是带上毛线，这样我们就能熬夜了。

回到家里，我感到微微有些头晕。准备倒头睡觉之前，我查听电话的留言，里面传来铁流的声音：婷婷，你到哪里了？都深夜两点钟了，怎么还不回家？回来后给我来个电话。接着传来铁泉的声音：妈妈，你出差回来没有？我想回家。听完他们的留言，我拔掉电话线，走进卧室一头扑到床上，仅仅几秒钟，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7

在后来的几个晚上，毛金花教会我许多种织毛衣的方法。我在她手把手的指导下，能够织出较为复杂的图案，而且能够织出手指、脚趾。

一个白天，我正在呼呼大睡的时候，铁流突然回到家里。他把卧室的门嘭地推到墙壁上。我被撞门声惊醒，吓得坐起来，一定神，看见是他，立即就把脸垮了。他背着双手进入卧室，阴阳怪气地说，能碰上你，算我今天运气好。我用手指梳理头发，扭头看着窗外。窗外正好起了一阵风，吹得树上的叶子哗啦哗啦地响。

他坐到床上，身子跟着席梦思沉下去。他说你不是跟铁泉说出差了吗，怎么还在家里睡大觉？我的手指摸到脸上的一颗痘痘，就估摸着掐，没搭理他。他把收在身后的手露出来，拧着我快要织完的一只带着五根脚趾头的袜子，说前天晚上，我看见沙发上放着一顶织好的男帽，现在又在织袜子了，速度真是快呀，那顶帽子呢？我说送人了。他把袜子摔到床上，气呼呼地站起来，在床前来回走了几趟，然后指着我说，差不多一个星期了，每天晚上你都不在家里，原来是到外面给我织绿帽子去了。我打开他的手指，从床上跃起，站得比他还高出一大截。本来我想对他来几句带火药味的，但是就在那些话即将冲出嘴巴的时刻，我突然改变了主意。我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在席梦思上晃悠着，说不能光你有女朋友，这就好像天平，只有两边都有了才不倾斜。

他的脸被我气得像涂了红墨水，脖子也憋粗了。我知道他是在憋一句话，可是那句话总也憋不出来。最后他不得不松松领带，凭借巴掌拍到衣柜上的那股力量，把话大声地抖出来：谁说我在外面有了？我说不用谁说，有那些迹象就够了。他说你怀疑来怀疑去，是不是神经出问题了。我说仅仅是差一点证据，等我拿到了，就知道谁的神经出问题。他说

那你就去拿证据吧，恐怕你还没拿到，我已经先把你的给拿到了。我学着他举手的样子把双手举起来，说欢迎你拿。他怒气冲冲地转过身，像一团风卷出去，仿佛现在就去拿证据。我想他被激怒了，动起来了，尾巴就要露出来了。

招玉立打电话给我，说铁流已经到爸妈那里去谈了一次，他希望我们招家，能为我近一个星期彻夜不归的行为做出解释。尽管他动用了含蓄的写作技巧，使用了模棱两可的语言，但是多年来一直坚持阅读小说的招玉立，还是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，那就是铁流已经反过来怀疑我了。玉立劝我适当地让让步，以免家庭破碎。我告诉玉立，再给我几天时间，如果他在怀疑我不忠的情况下，还没让我拿到把柄，那我将对他刮目相看。

晚上，我和毛金花并排坐在石凳上，盯住铁流的那个房间织毛衣。原先只有一双眼睛看着的房间，现在有了两双眼睛看着，而且毛金花还不停地提醒我，她的视力一流，过去在农村时可以清楚地看见几个山头之外的行人。有了她的这个保证，我想应该是万无一失了。但是十一点钟之前，我们即使有再好的视力也没派上用场，流水的声音还是昨天的声音，行人也仿佛还是昨天的行人，不存在任何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。到了十一点钟，两个像是喝醉的互相搀扶着，从那边歪歪倒倒地过来，给冷清的小径增添了趣味。起初我并不在意，但是当他们快走过我面前时，才发现那就是我等待已久的人，其中一个是铁流，另一个是铁流的朋友李年。他们摇摇晃晃地上楼，开门费去了一定时间。毛金花说起码试了四把钥匙，他们才把门打开。

李年的到来，使我觉得现场一下就近了。一个连朋友的妻子都想下手的人，怎么会不在夜里干点什么坏事，最好他能叫上两个按摩小姐，让我一下逮住四个，那才叫意外收获。但是他们像死人一般并不理会等待者的心情，我都已经为即将抓到的场面激动不已了，他们的那扇门却如同一块石头，毫无表情地摆在那里，使我和毛金花成了欣赏门板的木匠。第二天晚上，当我举着被瓷瓶划破的手指，再次坐到这里的时候，才知道门板一动不动的奥秘。毛金花告诉我，一大早，领班就叫她去收拾铁流的那个房间。她一进去，就闻到了铺天盖地的酒气，床单上沾满了他们吐出来的脏物。

大约就在毛金毛花收拾房间的那个时间，我回到家里，客厅里到处都是破碎的瓷片，有的钻到了沙发底，有的飞上了酒柜。结婚十年来，我不间断地在铁流的每一个生日，送给他一只属于他生肖的瓷羊，而他也在我的每个生日，送给我一只属于我生肖的瓷狗，那些羊和狗一年一个式样，摆在架子上是二十种栩栩如生的姿态，可是现在它们全都被铁流砸烂了。

我站在色彩缤纷的瓷片中间发了一会儿呆，然后慢慢地蹲下来，把碎了的一块一块地捡到手心里，每捡一块，我的脑海就浮出一次铁流送礼物时的模样，耳边甚至回响起铁流好听的声音，他一直喜欢从后面搂着我，喜欢把嘴巴贴着我的耳朵根，悄悄地来那么一句，似乎是要让那句话得到麻酥酥的耳根帮助，长久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。他曾经说过一句最好听的：拥有你一次我就够了，多出来的全都是你对我的恩赐。这个声音好像还趴在客厅的墙壁上，现在正回荡在客厅

里。我的身体为之一颤，瓷片划破手指，一股鲜血涌出。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痛，只是觉得很伤心，我看见一滴泪打到我手里的瓷片上，它就像是大雨来临时的第一个雨点……

8

如果不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铁流是不敢砸那些生肖的。我和衣倒在床上，不吃不喝，抱头想着家里发生的事情，想得头像撞了墙壁那样使劲地痛。从早想到晚，又从晚想到早，我的肚子首先发出了妥协的信号，它叽里咕噜地叫着，像是在跟我讨饭吃。我真想爬起来再到海霸王大吃一顿，才不管他在外面有没有女人。他连我们过去的感情都不要了，我还有什么必要把精力放到他的身上。这些破罐破摔的想法，使我的身体忽然松弛下来，心胸顿时开阔得像篮球场。

但是我只吃了一碗快餐面，就把刚才的想法给否定了，而且突然明白人在饿着和饱着时的想法，是有巨大差别的。我为了抓到他的现场，已经好几个通宵不知道睡觉的滋味了，如果现在放弃，那前面的工作岂不是白费？况且事情往往都是这样的：越到想放弃的时候，越有可能是接近目标的时候。新的想法像虫子咬着我的脑神经，我重重地放下碗筷，再也没心思吃了。一股强劲的力量把我推出家门。

这是个在冷天里难得一见的好天气，温泉的上空晴朗透明，蒸汽里竟然出现了浅浅的彩虹，一些身体泡在温泉的大池里，只露出透气的小洞和眼睛。我提着布袋绕过大池旁边

的小径爬上楼房，对着铁流的门板拍了几下，里面静悄悄的，走廊上连一只苍蝇都没有。我回头看着院子，院子里的水面、树叶和草片把亮光强烈地反射上来，照得我的眼睛阵阵生痛。我揉揉眼睛，除了看见那些疗养的并没有看见服务员。我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，提着布袋下楼，到总台打听铁流的去向。其中一个服务员对我摇摇头说，一般我们都不知道经理去哪里。我说你手上不是有他的手机号码吗？她翻翻本子说，我们没有他的号码，除了领班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号码。我说领班呢？她说领班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另一位服务员突然插嘴说，好像领班跟铁经理一起坐车出去了。

我又回到铁流的门前，坐到地毯上等他。走廊外侧栏杆的影子投射过来，我倒出布袋里的瓷片，光线里浮起一层细小的灰尘。我的手指，包括一只还贴着创可贴的手指，开始在零乱的瓷片中寻找相关的瓷片，然后凭借记忆用万能胶水把它们粘在一起。慢慢地，我的手掌上出现了一头伤痕累累的瓷羊。我从不同的角度看它，觉得挺不错，就把它摆在面前的栏杆上。这样栏杆的影子多出一头羊，后来又多出了一只狗，再后来又多出一头羊、一只狗……如此一头一只地摆下去，它们当然没有摆家里时那么生动，甚至一九九八年的狗腿粘到了一九九五年的狗身上，也不可避免地把一块狗肚当成了羊背，色彩出现了错乱，但它们似乎更加五彩斑斓。

渐渐地有人把头从温泉里抬起来，往我这边张望。看的人越来越多，包括一些服务员。我没理睬他们，把那些能粘的都粘好。铁流还没有回来，我从地毯上直起身，感到腿脚有些酸麻。我伏到栏杆上，俯视楼下众多的人头，看见那个

领班也挤在里面，而且正拿着手机说话，好像在搞现场直播。小妖精都回来了，怎么不见铁流？我分开栏杆上重新粘好的羊和狗，坐到它们中间，朝温泉的大门瞭望。底下的那帮人以为我要跳楼，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叫，混乱的声音像苍蝇遇到了拍子，从他们的头顶四处飞散。一种叫做刺激的东西如同冷风，灌进我的脖子，让我的身上冒出了许多鸡皮疙瘩。我突然有了跟他们玩一玩的想法，当然也包括跟铁流玩。

楼下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，我看见毛金花这个大傻瓜扛着五床棉被，挤到楼前，把它们铺在地上。两个保安扯起一张雪白的被子，对着我正在晃动的双脚，做出一副舍己救人的架势。几位刚从温泉里跳出来，腆着大肚子只穿着三角裤衩的游客走近保安，一起把被子拉得像绷床。他们的身体挂着水珠，只一眨就把站着的地方淋湿了。我在心里暗暗叫苦：毛金花啊毛金花，你这不是明摆着要我跳下去吗？

小妖精的手机又响了，她仔细地听着。直觉告诉我，这是铁流打来的。她听了一会儿，啪地合上手机，从人群中撤出去，慌张地往宾馆那边跑。我对着她的背影喊：快去把你们的铁经理叫来。她像是被我的声音绊住了，双腿一闪，几乎跌倒在路上。但她毕竟有经验，声音吓不倒她，很快她就稳住身子，回头扫了我一眼，接着往前跑。这时我才看见铁流正拉着铁泉跑过来。

铁流把铁泉丢给小妖精，自己越过几个路障，以短跑运动员的速度扑到楼前，还没把气喘顺，就对着楼上举起双手，说别别别，千万别跳，婷婷，我们可以商量。我拿起栏杆上的一只瓷狗，举到阳光里看着。铁流说我错了，我不应该砸

烂它们，但是必须说明一下，砸它们的时候我喝了很多酒。我晃动双脚，连看都不想看他，一只高跟鞋从我的脚上晃下去，掉到他们拉开的被子里。人群一片喧哗。铁流紧张地昂着头，说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不应该找理由。他的检讨并没能阻止我的另一只高跟鞋，它从我的脚上滑下去，和它的同伴躺在一起。

楼下变得繁忙了，被子移动着，人群晃动着，好多嘴里发出更为强烈的惊叫。忽然我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，从嘈杂的声音中脱离出来，那是带着哭腔的铁泉的声音，他在大声地喊我。我扭头看下去，他站在最前面，抹着眼泪说，妈妈，我记起来了，那天晚上爸爸是回家了。我说泉儿，这里不用你管，叫你爸爸说话。铁流结结巴巴地说，只要你不跳，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满足你。我说没别的条件，只希望你说实话，你在外面到底有没有？铁流低下头，我说求你别再骗我。铁流说如果你不跳，那我就认了。

他终于承认了。要不是给他一点压力，他会承认吗？我把垂着的双脚收回来踏着栏杆，准备结束这场快要变成真实事件的游戏。忽然我像被棍子敲了一下，轰地倒到走廊上。

9

铁流的 305 号房现在被我占用了。床头柜上除了摆着那些重新粘好的生肖，还放着一篮多少有点夸张的鲜花。我像一个病人躺着，手背处吊着针。一位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医生在敲过我的手指，翻过我的眼皮，刮过我的脚底，测过我的

血压，摸过我的脉搏，听过我的心脏之后，撇撇嘴，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怪笑，似乎怎么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还要躺着？他把听诊器从耳孔移到脖子上，转身对铁流一张嘴，立刻就印证了我的猜测。他说她的生命指针没有任何问题，可能是过于紧张了，休息休息便没事。铁流放心地点点头，把医生礼貌地送出去。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一首诗歌的标题——送瘟神。我知道这个时候，不应该突然想起这样的标题，但是它就像喷嚏一样让你无法阻挡。

看着滴答的药水，我感到百无聊赖。忽然铁泉斜挎着书包跑进来，他的小脸蛋被风吹得红扑扑的。擦了一把额头，他从书包掏出一块巧克力递给我。说一放学，爸爸的司机就把他接过来了。我把巧克力推回去，说你吃吧。他剥开巧克力，塞到我的嘴里。我闻到了一股令人讨厌的气味，嘴里的巧克力全都吐了出来。我说这是什么味道？铁泉抽了抽鼻子，说没什么味道。我四下张望正在寻找味道，味道就出现在门口了。

小妖精提着一袋水果来到床前，脸上的每个地方都是笑的。她把水果放到茶几上，坐到床边，亲切地喊了一声嫂子。如果不是她身上那股特殊的香水味，我真愿意被她的那声喊好好地感动一番。但是她的香水味让我产生了不愉快的联想，所以我对她声情并茂的喊，不仅不感动反而感到厌倦。也许她从我皱着的眉头上看出了什么内容，原本过于亲切的语言慢慢地缩回去，她开始重复千篇一律的问候，仿佛不是在和我说，而是在对着每一个病人说。她的声音被我忽视，而她的香水味却越来越引起我的注意。那气味重重地压下来，几

乎把室内的氧气给排斥掉，我的呼吸变得困难。我抬手掩住鼻子。她被我的这个动作弄得脸红了一下，知趣地退出去。

我叫铁泉马上打开抽风机，还叫他把窗口最大限度地敞开。我举起巴掌不停地驱赶面前的空气，小妖精的香水味像退潮的水，从我的鼻尖前一点一点地隐去，我长长地吐一口气，感到屋子里的氧气又多起来，呼吸回到正常。

铁泉做完上面的工作，坐到我的床边。我问他刚才都闻到了什么？他摇摇头。我抽抽鼻子，把盖在身上的被窝儿拉到鼻孔底下闻了闻，一股稍弱的类似于小妖精的那种香水味，扑进我的鼻孔。我摆了摆头，怕是一种错觉，就把被窝儿递到铁泉的鼻子前，让他闻。他闻了一下，木然地看着我。我说这上面是不是有一股阿姨身上的味道？铁泉说我的鼻子还没长大，闻不出来。我又闻了一下被窝儿，不是无中生有，那种味道千真万确地贴在上面。

我问铁泉，你是怎么突然记起爸爸回家的？他说是爸爸提醒的。我说那你认真地想一想，那天晚上爸爸到底回没回家？以前你是说爸爸没回家，现在怎么又改口了？他想了想说好像回了，又好像没回，我都被你们问迷糊了。我说爸爸是怎么提醒你的？他离开床，笔直地站着，摆出讲故事的姿势，清了清嗓子，用手比画着说了起来。

他说那天，爸爸把我从小姨那里接到车上，车子就呜呜地跑开了。我问爸爸去什么地方？他说妈妈生气了，要跳楼了，都怪你没跟她说清楚。我听说妈妈要跳楼，就哭了。爸爸抱着我说没关系，只要你跟她说我记起来了，那天晚上爸爸回家了，妈妈就不跳楼了。

想不到铁流这么卑鄙，我气得拍了一下床铺。一拍完，我就知道这一巴掌拍错了，它仿佛拍中了铁泉的身体，吓得他双眼紧闭。我说儿子，妈妈不是生你的气，而是被你的故事打动了。他的眼皮刷地跳开，黑漆漆的眼珠子飞快地转动，像是获得了一份意外的奖赏，脸上不再有害怕的表情，嘴唇颤动着似乎还要说话。我说你讲得不错，继续吧。他又清了清嗓子，比画起来，说还有一个夜晚，妈妈你不在家，爸爸要我和他一起回忆那个晚上。他把我放到床上，给我盖上被窝儿，还让我假装打呼噜，然后，他从客厅走进来，掀开我的被窝儿，把我抱到厕所，为我把了一泡尿，又把我抱回床上。他说那天晚上，我就是这样给你把了一泡尿，你怎么记不得了？

铁泉学着他爸的腔调，双手像为孩子把尿那样把着书包，在我的床边走来走去。没想到他把他爸学得那么像，我差一点就笑起来。我想铁流明摆着是在向儿子进行灌输，哪里是在回忆。我说你和爸爸就回忆了这些？他说就这些。我说没再回忆别的？他点点头，没注意我板起来的脸，又开始学他爸爸把尿。突然，一声呵斥从门口传来：铁泉，你在干什么？铁泉一扭头，慌张地丢下书包，倏地钻进我的被窝儿，用发抖的身体紧紧地搂住我的身体，仿佛一只刚刚从冷水里逃出来的小狗崽儿，一头扑到热乎乎的母狗身上。铁泉在发抖，我在发抖，被窝儿也在发抖。从他抖动的身体上我知道他有多害怕，而我的发抖完全是因为气愤。

铁流沉着脸走进来，忽然又咧嘴一笑，说儿子毕竟是儿子。我说你都已经承认了，何必还要吓唬他。他说那都是你

逼的，如果不是怕你断胳膊缺腿，我何至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假话。我说你就不要再狡辩了，告诉我，她是谁？他说我正想问你呢，她到底是谁？

10

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，所以我在做出决定之前犹豫了好几天。我先是问来收床单的毛金花，然后又分别问了送水开、吸地毯和抹桌子的服务员。我问她们路塘温泉是不是统一发香水了？她们都摇摇头说没有。我又问她们谁给铁经理的房间洒香水了？她们还是摇头。

就在第五天，当铁流提着鸡汤走进来的时候，我突然从床上欠起身子，拔掉了扎在手背上的针头。他放下鸡汤扑到床边，按住我流血的手，说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说不干什么，只想和你商量一件事。他说我照办就是了，还需要什么商量。我说这段时间以来，我对你确实有点过分。他咧开大嘴巴笑着说哪里哪里。我说我也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条件？如果你能答应，那就说明我对你的猜测完全是发神经。他仍然保持着笑容，像逗小孩子那样拍拍我的头，说即使我答应了你的条件，也不能说明你过去的猜测没道理，现在的这种风气，没理由不让你猜测，好多女人就是因为没看好自己的老公，最后飞了。我说你尽拣好听的说，是不是还在把我当那种不正常的人？他退回去，端过鸡汤，用勺子喂了我一口，说谁把你当那种人，谁就是那种人。我说那你不能把那个领班给辞了？他手里的勺子一晃荡，鸡汤洒到

床单上。我说我就知道你会为难。他说这是个大事情，得问问舅舅。我说就不相信你把她辞了，舅舅会拿你怎么样？他面露惊讶的表情，说你不知道吗？她是舅舅的人。我打落他手里的勺子，把头扭向一边。他放好鸡汤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像是面临困难的大人物那样思考着。尽管我看不起他的思考，但我还是从床上下来，走到屋外的走廊上，让他单独拥有一会房间。

他以舅舅还没从香港回来为理由，对我交代的事情一拖再拖。我告诉他随你拖多久，反正我也需要在温泉疗养，你什么时候把这件事情办了，我就什么时候回去上班，如果你不想办，那我就辞职陪着你。他以一种商量的口吻问我，如果把她辞了，那去哪里找一个像她这么能干的领班？我说已经为你想好了。他说谁？我说招玉立。

一个太阳炽热的下午，我坐在房间里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着那些酸不溜丢的电视剧，突然一位服务员跑进来通知我，要我赶快到温泉的八号山庄。不用说，我就知道是舅舅从香港回来了。八号山庄被墙严密地圈住，后面是住的，前面是露天小院，院子里有一口鹅卵石砌成的池子，里面长年流淌着温泉。我站在院门前犹豫了一下，推开门，看见舅舅像一只癞蛤蟆泡在池子里，淡淡的雾气从水面腾起来。铁流西装革履端着茶杯蹲在池子上，俯身对舅舅说着话。两位着装整齐的女服务员垂手立在一旁，随时听候吩咐。

舅舅听到了推门声，微微仰起头说，婷婷来了。我走过去，服务员给我端了一张椅子。舅舅在水里改变一下姿态，把不太雅观的部位沉到较深的水里。我坐到椅子上。铁流对服

务员摆摆手，她们低头退出去，把门轻轻地关起来。舅舅说你的要求铁流都跟我讲了，但是这个领班跟了我那么多年，你干吗要跟她过不去？我看了一眼铁流，说他不是跟你全都讲了吗？舅舅哎了一声，说怎么会呢？我是看着铁流长大的，他即使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呀。我说事情都是在不断变化着的，就像过去我一直崇拜你，但自从那个晚上，你在我家当着我的面跟领班调情之后，我对你的看法就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看法了。铁流呼地站起来，对我一瞪眼，说你瞎说些什么呀。舅舅摆摆手，说没关系，你很真实，既然你那么痛快，那舅舅就直话直说。

我盯着舅舅，看他能说出什么直话来。他双手掬起一捧水抹到脸上，仿佛要抹掉脸上不好意思的那一部分。铁流递了一条毛巾给他，他接过去擦干脸，说你已经知道领班跟我的关系了，为什么还怀疑铁流？难道我们舅甥俩会同时去争一个女人吗？我说舅舅，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。铁流从池子上跳下来，抓起我胸口的衣服，想把我推出去。舅舅抬手制止他，说你让她把话讲完。铁流看了一眼舅舅，松开手。我拍拍被铁流弄皱的衣服，再次坐到椅子上，双手轻轻地压住膝盖，目光从我的脚尖摇到水池，摇过舅舅宽大的肚皮，摇到铁流的脸上。我盯住铁流说，就像铁流的那个朋友，他一直崇拜铁流，说是要把铁流的小说翻译出去，铁流当真了，经常带他到家里来吃吃喝喝，我也觉得这个人挺诚实厚道，可是就在我和铁流出事以后，我去找他打听铁流的情况，他竟然，想占我的便宜……

我说得眼泪都想流出来了。铁流的手一颤。杯子掉进水

池。他说你是说李年吗，他怎么会这样？舅舅扭头瞟了一眼铁流，又瞟了一眼我，似乎现在才明白我和铁流的问题，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我咬了咬牙，说所以，现在谁也不敢保证有些事情不会发生。舅舅捡起杯子递给铁流。铁流像是还没回过神。舅舅把杯子放在水池坎，说铁流，既然事情这么复杂，你的意思呢？铁流像被谁戳了一下，慌忙地弯下腰，是什么意思？舅舅说就是换领班的事，我想听听你的意思。铁流支支吾吾，一时找不到主意。舅舅说你就说你最想说的。铁流说如果单从家庭考虑，我是想把她换掉，但是她很能干……舅舅说但是什么？就这么定了。

铁流抬头看着我，说这下你该放心了吧。我说这也不只是为了我。舅舅突然打了一个喷嚏，说我也得给你们开一个条件。铁流把腰弯得更低，我的身子往前倾了倾。舅舅说从今以后，你们就不要吵了。铁流不停地点头，一副听话的样子。我说谢谢舅舅，你不是在开除一个领班，而是在挽救一个家庭。舅舅露出一个笑，又飞快地收回去。我觉得舅舅笑得不是时候，而且这像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笑，里面有一种饱经风霜的气质。

招玉立意外地做了温泉度假村的领班，她每天都给我打一个电话汇报铁流的表现。在她的嘴里，铁流不仅是一个有才能的人，还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她说姐夫从来都不把那些漂亮的姑娘放在眼里。随着电话次数的增加，招玉

立把铁流捧上了天，甚至认为我对铁流的怀疑是多余的。有了招玉立的这句话，加上铁流每个星期都回家报到一至两次，我的心里呈现了一种大风大浪之后的彻底平静。

每到月中，铁流的存折上就会多出一万块钱，我开始用这些钱更换家具。我买了一套真皮沙发，一张橡木茶几，一台 34 英寸的彩电，一组红木矮柜，一张雕花玻璃餐桌，一台电脑……它们一件是一件，像尊贵的客人来到我家。那些从前曾经到过我家的朋友，现在基本上都认不出我的家了，它的变化似乎比某些国家变化都还要快。当然变化着的还包括我花钱的心理，过去我每花一分钱就心如刀割，现在我花钱越多心里就越痛快，好像那不是花钱，而是在告诉人们有钱的人也会幸福，并不像书上说的，幸福只属于那些没有钱的人。

后来季节发生了变化，秋天来了，天气逐渐转凉，一个重大的日子正在临近。我利用时间的缝隙，把过去没织完的毛线捡起来，断断续续地织下去，赶在那个日子到来之前把它织完。然后我就坐在家里等待消息，以为铁流会记住那个日子，但是电话像是坏了似的，一天比一天沉默。我想一定是太多的工作，让他忘记了自己的生日。于是我和铁泉达成协议，决定给他一个意外惊喜。

下午，我们换上新装，买好了蛋糕，准备到路塘温泉去。我看了看墙壁上的电子钟，发现时间还很宽裕，就把包里的东西掏出来检查一遍。铁泉好奇地看着，我把那些东西一件一件地往铁泉的身上贴。每贴一件，我们就从心底发出一阵爽朗的笑。那是一些米黄色的东西，是我为铁流织的一顶帽

子，一个围脖，一件毛衣，一副手套，一条长裤，一双带脚趾头的袜子。铁泉把那个围脖从头上套下去，围脖遮住了他的脸。他说爸爸如果把你织的全部穿上，那他就连一个地方也不能露出来了。我笑了笑，想这正是我的意思，我要用这些东西把铁流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罩住，让他不再有多余的想法。

出租车停到温泉门口，我们提着蛋糕、毛线织品从车上下来，就像游客那样一边走一边欣赏路旁的树林和花草，走了十多分钟，我们到达目的地。我掏出偷偷配制的钥匙朝 305 号的门锁戳进去，扭了扭，门锁没有动。我把钥匙掏出来仔细地看了一遍，再次戳进去，门锁稍稍动了一下，但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没法扭开。我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想铁流是不是和什么女人呆在里面？我按着门铃不放，还用脚不停地踹门板。表面上屋子里静悄悄的，但仔细一听却有轻微的忙乱声，甚至还夹杂着马桶的冲水声。这些不容置疑的动静，坚定了我的想法，或许我一直想抓却始终没让我抓着的现场，就要出现了，我变得异常兴奋，把门拍得比楼下的流水还响。

突然，门板闪开一道缝，铁流乱蓬蓬的头发从里面伸出来，接着我看到他慌张的脸，还有西服下那件扣错了纽扣的衬衣，上面也没有系领带。我推门想进去，他顶住门板说，我们正在谈工作，能不能过一会儿再来？铁泉举起手里的蛋糕说，爸爸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夹在门缝里的铁流看了一眼铁泉，发出一丝苦笑，哀求我你能不能让儿子回避一下？我巴不得铁泉也看看现场，好让他将来为我证明，反正迟早他都会知

道，晚知道还不如早知道。我强行推开门，铁流闪到一边，说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我都希望你能冷静。我对着他大吼一声：我不想冷静。我冲进房间，没看到预料中的女人，只看到乱糟糟的被子搭在床上。我掀开被子，床上有两个枕头斜躺着，一筒卫生纸夹在枕头中间，枕头压着的床单皱巴巴的，只铺住半边床，显然刚刚遭遇过蹂躏。我抬起头在房间里寻找着，屋子里除了我们一家三口没有多余的人。铁流双手捧着脑袋，颓然地坐在沙发上，仿佛正在等待命运的裁决。我摔开衣柜，没看见人。我冲进卫生间，里面也不见人影。阳台的门敞开着，我冲到阳台上朝楼下张望，楼下是两排浓密矮小的冬青树，它们在风中微微地颤动，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。我被眼前的现象给弄糊涂了，从阳台慢慢地走回来，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铁流绷紧的脸忽然松弛下来，眼睛里出现了看到希望时的那种光芒。铁泉问我：妈妈，你在找什么？我没回答他，目光像尖刀那样盯着铁流。铁流把手搭到铁泉的头顶，说你妈妈她又犯病了。我指着床铺说，你怎么解释？铁流说不就是一张床吗，还需要什么解释？我说这就是现场。铁流从沙发上跳起来，说这怎么是现场？我说那是什么？铁流说我一个人睡觉就不能把它搞乱吗？难道你连我在床上睡觉的动作都要管吗？我说卫生纸呢？他说卫生纸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，我的鼻子发炎了，有时需要它来擦鼻涕。我说你抽鼻子给我听听。他说抽就抽。他真的抽鼻子，鼻孔里没发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声音，不像是患鼻炎的人。我说这样的鼻子怎么会在睡觉时流鼻涕？他说事情总有例外。我说我不管你的例外，反正我认为这就是现场。他说那另外一个呢？至少得有两个人

才算是现场吧。我说干吗一定要同时抓到两个才叫现场，没有杀人犯现场就不叫现场了吗？他说那你总得找出一点证据。

我伏在床上找着，没有发现所谓的长头发。但我不相信他们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我拉开左边的床头柜，没发现什么，又拉开右边的抽屉，一盒避孕套赫然地扑进我眼睛，我抓起它，打开，看见里面有三个空壳，也就是说在我进门之前他们已经做了三次。我气得全身哆嗦，抓起那盒已经放在茶几上的蛋糕，朝着铁流的头部狠狠地砸过去。蛋糕涂在他的脸上，把他的眼睛全都遮住了。他伸手抹了一把，说不知道是谁要陷害我，竟然在我的抽屉里放那些东西。我拉着铁泉冲出房间，想都到了这个份儿上，他还在撒谎。

12

当我的泪水差不多流干的时候，门铃被人按响了。透过猫眼我看见妈妈站在外面，就找了一个副墨镜戴上，让妈妈进来。妈妈说你的眼睛怎么了？我说得了红眼病。妈妈说叫你不要熬夜，你硬要熬，现在把眼睛都熬坏了，那点稿费还抵不上买药的钱。妈妈说着，弯腰收拾乱糟糟的茶几。我想把发生的事情跟妈妈详细地说说，但是妈妈却直起腰来，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。她说玉立住院了，她怕影响你写作，没让我告诉你。

为了不让玉立看到我哭肿的眼睛，走进她病房时，我仍然戴着墨镜。她躺在洁白的床上，脚上打满了石膏。一看见

我，她想坐起来。我用手止住她，她拉住我的手，哭着说都怪那辆摩托车，如果不是它的刹车有问题，我就不会把脚给摔了。我安慰她，为她掖了掖被子，无意中发现她的身上布满了树枝划破的纹路。她慌忙地把衣角压住，脸上顿时浮起一层红晕。我的脑袋轰地一声炸开，顿时感到房子像发生了地震那样转动。

我摇摇晃晃走出病房，扶着走廊的墙壁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来到医生的办公室。翻开招玉立的病历，我看见她住院的时间是十月七号下午六时，那正好是我离开铁流房间后的一个小时。应该说一切都真相大白了，招玉立的脚不是骑什么摩托车跌断的，而是从铁流的那个阳台上跳下去时跌的，要是没有那些冬青树，也许她会伤得更厉害。

这样的猜测遭到了全家人一致的臭骂，除了铁泉，他们都不相信我。我只好躲开他们，带着铁泉到莲花河谷去旅游。在莲花河的游船上，我无心于风景，只是不停地跟铁泉说话。我说，其实我也不想怀疑你爸爸，但是他的漏洞太多了，比如他的那件睡衣到底是谁买的？为什么要砸那些生肖？送他回房间的人半夜里去给他找什么？他床上的香水味和小妖精的香水味干吗要一模一样？他咬定说那个晚上他回家了，还问你他的衣服漂不漂亮，可是后来他跟你一起回忆的时候，只是说帮你把了一泡尿，并没有提起问过你问题。铁泉铁青着脸倾听我的诉说，随着谈话的深入，他的脸仿佛一下子就长大了，变得成熟多了。他咬着牙齿说，妈妈，我突然记起来了，那天晚上爸爸真的回过家。

我抚摸着铁泉的脸蛋，说你又瞎说了。他说这次不是瞎

说，是我真的记起来了。我说泉儿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害怕爸爸和妈妈离婚。他摇摇头，说不是，是因为出来旅游，突然就记起来了。我扭头看着流淌的河水，几片黄叶在水面飘荡，就像我的往事。我轻轻地说儿子，即使你记起了那个晚上，也没有用了，因为和后面的事情比起来，那个晚上比鸿毛还轻，我和你爸爸已经没有爱情了。铁泉扑过来紧紧地搂着我，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搂着一个人。他说要你们像过去那样还有爱情，我叫爸爸爱你。我摇摇头，看着那几片黄叶飘远，泪水涌出眼眶。我只知道抓住现场，却从来没想过，抓到现场以后该怎么办？

铁泉一个劲地催我回家，他说他不想旅游了。但是我不愿意那么快回去，我需要把乱麻般的思绪整理整理。大部分时间，我躺在宾馆的床上看天花板，上面有几只蜘蛛我都数清楚了，却还是不想回去。铁泉不时地问我要钱去买零食。他要的次数太多了，我就吼他，说你真不懂事，妈妈都这样了，你还来烦人。铁泉的眼眶一下子就潮湿了，最后竟然哭了起来。我把一沓钱摔给他，说你都拿去，别来烦我。他抽泣着从里面抽出几张小额，走出房间。我悄悄地跟出去，看见铁泉进了电话亭。原来他是用吃零食的钱，给他的爸爸打电话。铁泉在电话里争辩着，还像大人那样一边说一边一打着手势。我冲过去，啪地挂断电话，把他从电话亭里拉出来，双手搁在他的肩膀上，说泉儿，这种事太重了，你还挑不起。

晚上，我木然地躺在床上，电视屏幕闪着雪花点，我也没心思管电视，只是为了让它开着而开着。铁泉从门外走进来，关掉电视机，说妈妈，我已经把回去的时间告诉爸爸了。

我说干吗要告诉他？铁泉说我想试试，看他还爱不爱我们。我说这还用试吗？他爱的话，就不会做那些对不起妈妈的事。铁泉说如果爸爸到火车站来接我们，就说明他还爱。我说你认为他会来吗？铁泉点了点头，像是很有把握。我拍拍床铺，说除非他的脸皮比棉胎还厚，要不他绝不会来。

出门后的第十五天傍晚，我和铁泉回到生活的城市。走出火车站，铁泉的目光在攒动的人群里飞快地搜寻着，没看见那个我们拔过白头发的脑袋，也没有那张被我用蛋糕涂抹过的脸。铁泉垂头丧气，跟着我往前走。突然，他的脸绽开了。他指着一块巨大的崭新广告牌叫道：爸爸。我抬头看去，那是一块新立的广告牌，以路塘温泉湛蓝的水池为背景，前景是一个和广告牌一样高大的，从头到脚都套着米黄色毛线织品的男人，一看就知道那是铁流，他把我给他织的全都套在了身上，连眼睛都没露出来，那些毛线像水一样紧紧地缠绕着他。他的身旁有一行广告词：拥有你一次我就够了，多出来的全都是你对我的恩赐——路塘温泉。

我的头一下就大了，耳朵像着了火那样灼热。我用双手不停地搓着耳朵，似乎要把铁流说过的话一一搓掉。铁泉昂起头，咧开嘴，说爸爸原来是用广告牌来迎接我们。我说你理解错了，这是出卖。铁泉说我不明白，他不是穿上你给他织的衣服了吗？我说泉儿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有些话只能说给一个人听，有的衣服只能穿给一个人看，当一个人把最秘密的都亮了出来，那和公园里翻开屁股的猴子就没区别了。铁泉点点头，说妈妈，我好像明白了。

铁泉拉起我的手。我紧紧地牵着他，坐上一辆出租车。没

想马路两旁，还立了不少路塘温泉的广告牌，爱的悄悄话变成了公开的叫卖。忽然，窗外闪过人民法院的牌子，我说停车。飞奔着的出租车滑出去十几米，才怪叫一声打住。司机问干吗在这停？我走下去，嘭地关了车门，对着大街上那些陌生人喊道：我要离婚。